

## 扬场

喻奎

稻场里  
刚打的麦粒  
堆得像小山一样  
起风了 父亲开始扬场

那把长柄木锨  
被父亲擦出汗水  
抬步 铲起沉甸甸的喜悦  
抡臂 抛出金灿灿的阳光

我站在父亲背后  
看父亲扬场  
那姿势像一首诗  
优美而有力量

麦糠和秕子  
被远远搬到一边  
忽啦啦落下的  
是嘎蹦乱跳的麦香

而今 稻场早已消逝  
父亲也离去多年  
但他扬场的身影  
成为疼痛的记忆  
永远刻在我的心上

## 无尽的四月

(外一首)

扶桑

四月,活着的都发出声音  
鸟儿一样争先恐后  
——哦,话语的彩虹。

我的眼睛不够用  
我的感官不够用  
我心的空间不够用

每天,你给这世界一百种新的礼物  
大海缩小了  
它摇动白色的狮鬃快乐地匍匐于你的泥土

## 花是不哭的

下雨了,雨把花瓣打得粉碎  
花不问雨从何处来  
她只是微俯着脸承接  
她的脸,在雨中  
有着阳光下一样明亮的美  
而雨在花上显得晶莹  
而雨在花上也有了花的静

## 学圃记闲

杨绛



杨绛生前照

杨绛(1911年7月17日-2016年5月25日),本名杨季康,江苏无锡人,中国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,钱钟书夫人。

《学圃记闲》是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之一。《干校六记》是1981年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散文集,收录《下放记别》《凿井记劳》《学圃记闲》《“小逃”记情》《冒险记幸》《误传记妄》六篇。从衣食住行、同志之谊、夫妻之情等项中反映知识分子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,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在北京市息县度过了一段“干校时光”。在息县待了两年多后,1972年3月,钱钟书和杨绛被同时送回北京。杨绛散文代表作《干校六记》写的便是这段经历。

——编者

村落;我曾寄居的杨村还在树丛以东。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生活,就好比蜘蛛网坐菜园里,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;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、飘忽的随感。

我每天清早吃罢早点,一人往菜园去,半路上常会碰到往窝棚的三人到“中心点”去吃早饭。我到了菜园,先从窝棚木门旁的林秸里摸得钥匙,进门放下随身携带的饭碗之类,就锁上门,到菜地巡视。胡萝卜地在东边远处,泥硬土瘠,出产很不如人意。可是稍大的常给人拔去;拔得匆忙,往往留下一截尾巴,我挖出来凉些并水洗净,留以解渴。邻近北边大道的白菜,一旦捏来菜心已长窠实,就给人研去,留下一个个伤痕犹新的菜根。一次我发现三四棵长足的大白菜根已折断,未及拿走,还端端正正站在畦里。我们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长足,抢先收割。一次我刚绕到窝棚后面,发现三个人正在拔我们的青菜,她们站起身就跑,不料我追得快,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抛掷地下。她们篮子里没有赃,不怕我追上。其实,追只是我的职责,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;我拾了什么东西也没有。

她们不过是偶然路过。一般出来拣野菜、拾柴草的,往往十来个人一群,都是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男女孩子,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或四五十岁的老大娘带领着从村里出来。她们穿的是五颜六色的破衣裳,一手挎着个篮子,一手拿一把小刀或小铲子。每到一处,就分散为三人一伙、两人一伙,以拣野菜为名,到处游心,见到可拣的就收在篮里。他们在树苗林里砍下树枝,并不马上就拣;拣了也并不留在篮里,只分批藏在道旁沟边,结扎成一捆一捆。午饭前或晚饭前回家的时候,这伙人背上都驮着大捆柴草,篮子里也各有所获。有些大胆的小伙子竟拔了树苗,捆扎了抛在窝里,午饭或晚饭前挑着回家。

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林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,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剩剩两根,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。厕所围墙的林秸也越拔越稀,渐及窝棚的林秸。“猫”就是兔子,我们班里一队队都走远了,才敢到“威武山”坡的食堂去买饭。

一次我们南邻的菜地上收割白菜。他们人手多,劳力强,干事又快又利索,和我们菜园班大不相同。我们班里老弱居多;我们所听,拔呀,搬成一堆堆过磅呀,登记呀,装上车呀,送往“中心点”的厨房呀……大家忙了一天,菜畦里还留下满地的老菜帮子。他们那边不到日落,白菜收割完毕,菜地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,等着拣菜帮子。那小姑娘不时的跑去,又回来报告收割的进程。最后老大娘站起身说:“去吧!”

小姑娘说:“都扫干净了。”她们的话,说快了我听不大懂,只听得连说几遍“喂猪”。那老大娘愤然说:“地主都让饿!”

我就问,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。

小姑娘说:“先煮一锅水,揉碎了菜叶撒下,把面糊倒下去,一搅,可好吃哩!”

我见过他们的“馍”是红棕色的,面糊也是红棕色;不知“可好吃哩”的面糊是何滋味。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,“可好吃哩”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。

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;大的像桃子,小的只有杏子大小。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选,准备把大的送交厨房。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,问我怎么吃。我告诉她:腌也行,煮也行。我说:“大的我留,小的送你。”她大喜,连说“好!大的给你,小的给我。”可是她手下却快,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,我不和她争。只等她拣完,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,换给她两把小的。她也不抗议,很满意地回去了。我却心上抱歉,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菜,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。但我当时不敢随便送人,也不能开这个例。我在菜园里拔草间苗,村里的小姑娘跑来闲看。我学着她们的乡音,可以和她们攀话;我把细小的绿苗送给她们,她们就帮我拔草。她们称男人为“大男人”;十二岁的小姑娘,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。这小姑娘告诉我那小姑娘已有婆家;那小姑娘一面害羞抵赖,一面说这小姑娘也有婆家了。她们都不识字。我寄居的老家比较是富裕的,两个十岁上下的儿子不用看牛赚钱,都上学;可是他们十七八岁的姊妹却不识字。她已由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和邻村一位年貌相当的解放军战士订婚。两人从未见过面。那位解放军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,并寄了照片。他小学程度,相貌是淳朴的庄稼人。姑娘的父母因为和我同姓,称我为“俺大姑”;他们请我代笔回信。我举笔半天,想不出任何合适的话;后来还是同屋你一句、我一句拼凑了一封信。那位解放军连姑娘的照片都没见过。

村里十五六岁的大小子,不知怎么回事,好像成天都闲来无事的,背着个大筐,见什么,干什么。有时七八成群,把道旁不及胳膊粗的树拔下,大伙儿用树干在地上拍打,“哈!哈!哈!”粗声粗气围着围猎野兔。有一次,三个小伙子闯到菜地里来大吵大叫,我连忙赶去,他们说菜畦里有“猫”。“猫”就是兔子。我说:这里没有猫。躲在菜叶底下的那头兔子自知藏身不住,一道光似的直窜出去。兔子跑得很快,狗追不上。可是几条狗在猎人指使下分头追赶,兔子几回转折,给三四条狗团团围住。只见它纵身一跃有六七尺高,掉下地就给狗咬住。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,我代它心胆俱碎。从此我听到“哈!哈!哈!”粗哑的狗叫声,再也没有好奇心去观看。

有一次,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,下午三点左右,忽有人来,指着菜园以外东南两个坟堆,问我是否干校的坟墓。随学部干校最初下去的几个拖拉机手,有一个开拖拉机过桥,翻在河里淹死了。他们问我那人是否埋在那边。我说不是;我指向远远处,告诉了那个坟墓所在。过了一会儿,我看见几个人在胡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,旁边歇着一辆大车,车上盖着苇席。啊!他们是要埋死人吧?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,想是军官呢。

我远远望着,刨坑的有

三四人,动作都很迅速。有人跳下坑去挖土;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。忽有一人向我跑来。我以为他是要喝水;他却是要借一把铁锹,他的铁锹柄断了。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。

当时没有一个老乡在望,只那几个人在刨坑,忙忙地,急急地。后来,下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,坑已够深。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。我心里震惊,逼着他们把那死人埋了。

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的时候,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,什么病死的。他告诉我,他们是某连,死者是自杀的,三十三岁,男。

冬日短,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。已经暮色苍茫。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。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,只见身边多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。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。

第二天我告诉了默存,叫他留心别踩那新坟,因为里面没有棺材,泥下就是身体。他从邮电所回来,那几日消息却多,不但知道死者的姓名,还知道死者有妻有子;那天有好几行李寄回死者的家乡。

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。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,尸体给野狗拖出来。地果然塌下些,坟却没有裂开。

整个冬天,我一人独守菜园。早上太阳刚出,东边半天云彩绚烂。远远近近的村子里,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,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来,到我们菜园附近分队分成两人一伙、三人一伙,消失各处。夕阳光下,他们或先或后,又成群负载而归。我买了晚饭回菜园,常站在窝棚门边慢慢地吃。晚霞渐渐暗淡,暮霭沉沉,野旷天低,菜地一片昏暗,远近不见一人,也不见一点灯光。我退回窝棚,只听得林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跟作耍,枯叶窸窣窸窣地响。我舀些井水洗净碗匙,就锁上门回宿舍。

人人都忙着干活儿,唯我独闲;闲得惭愧,也闲得无可奈何。我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,也大有鲁智深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之概。

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,和同屋伙伴不在一处劳动,晚上不便和她们结伴一起回窝。我独往独来,倒也自由回便。而且我喜欢走黑路。打了手电,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,不知身在何处;走黑路倒能比四周都分辨清楚。我顺着荒坡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,独自回村;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。但有灯光处,只有我一个床位,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——一个孤寂的归宿,不是我的家。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,一个老者背负行囊,拄着拐杖,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;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。

过了年,清明那天,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。动身前,我们菜园班全体都回到旧菜园来,拆除所有的建筑。可拔的拔了,可拆的拆了。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。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,聊当告别。只见窝棚没了,井台没了,灌水渠没了,菜畦没了,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,只剩了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。

